

母爱绵延

◎王红霞

养品,也就任由着我了。那些年,母亲被我榨得骨瘦如柴。

从小自知是个累赘的我,从小学到中学,学习成绩却着实让母亲在父亲面前扬眉吐气。倒是家里没有供原本已考上重点高中的我读高中考大学,而是选择了毕业就包分配的技校,这成了母亲始终去不掉的“心病”。我上班第一年,得知我考上成人高考的消息,母亲比我还高兴,她把自己零碎攒的私房钱给我,让我买了辆自行车,方便晚上去上夜大。当年,听到我谈的男朋友家里只有弟兄俩而没有女孩时,母亲居然对这一点非常满意:“这样的家庭,我女儿去了就会受稀罕。”也许真是缘分,“咱一辈子又没生下个姑娘,咱就把媳妇当姑娘养。”这句话就成了婆婆多年来的“口头禅”。

结婚后,母亲时常敲打着我,要和婆婆处好关系。逢年过节,每当我给母亲买个礼物,她总要提醒我:“给那边你妈买了没?”还一再叮嘱:“那边你妈又没个姑娘,两个‘光葫芦’心粗,你手头紧了哪怕不给我买,也一定要给那边妈买个啥,让她知道你心里有她。”结婚多年来,我和同在一城的婆婆交集远比在家乡小城的母亲多。尤其是我生下儿子后,多数时间都是婆婆在帮我带。被两条母

爱的河流汇合滋养,虽然也会有浪花飞溅,但我们的日子终究以充满爱的力量,奔涌向前。

婆婆自觉接管了母爱的全部供养,始于我母亲去世之后。我分明感觉到,婆婆对我的关心比以前越发细致入微。一到周末,她就主动打电话叫我们回去吃饭。有时候坐在我对面看我一会,她会说:“我看你这几天耳廓周围咋有点发白?”“你最近脸色有点黄,是不是又熬夜了?”知道我要出差,她就会打电话提醒:“出门别穿高跟鞋,多带几件衣服防止变天。”唠唠叨叨的提醒和母亲当年一样细密。操心我们工作忙起来吃饭胡乱凑合,婆婆时不时会派遣公公拎一大兜她加工好的半成品,赶在我们下班前给我放进厨房。

两天下班回家,一阵扑鼻的清香从厨房飘来。我进去一看,蒸槐花、韭菜合、素丸子等摆满案板,样样都是我爱的味道,心房里顿时溢满了母爱的味道。不用猜,又是婆婆做好派公公专程送来的,这已是爱人这次出差半月来,他们第二次悄无声息地坐着公交、穿过半个城市来给我送伙食。尽管我反复劝说一个人吃不了多少,但婆婆执意坚持:“我就怕你一个人在家随便凑合。”

母亲走了,婆婆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妈,正因为还有婆婆,母爱之河才从不曾断流。

慈母泪

◎孙江林

农历八月初一,是娘的“三七”,也是娘的生日。三弟、大哥和在西安打工的五弟回家,与在家的四弟六弟一起如仪操持。我在南京心里空落落的,回忆娘的一生,耳际萦绕着办理娘的后事时,乐队一直弹奏的那首如泣如诉、哀婉痛绝的《慈母泪》,眼眶发热,鼻涕竟自流了出来。

娘的一生多苦啊,千言万语都结心头,但回顾总结却无从下手。忘不了娘的风箱声。我在酣睡中,娘起床打扫完院落,就开始在厨房忙一家的早饭了,风箱声和菜刀与案板或碗与筷发出的碰撞声从卧室与厨房隔墙挂灯的“窑窝”里传了过来,让我的回窝觉睡得更香。爹从18岁起当生产大队长,一直在忙村里的事,娘也得出力,一天三顿饭和缝补浆菜等繁重的家务事只能起早贪黑见缝插针。忘不了炕墙上的那颗钉子,娘为了腾出手脚干活,在这颗钉子上系上绳子,系在刚学会爬行的我们的腰上,让我们在炕上爬。忘不了夏收时节娘给我半块馍让我坐在头门的门墩石上看场上堆放的等待碾打的麦子……

忘不了娘在池塘破冰洗衣的情景。我们兄弟众多,家里洗浆任务很重,很多时候娘只能选择在晚饭后洗衣,晚上我常给娘做伴,帮娘拿搓衣板,冬天还会帮娘提上斧头或钁头。到池塘找好位置,娘在厚冰上砸出一个洞洗衣服,手指冻得就像胡萝卜。为此,奶奶经常数叨娘:“衣服穿脏一点有什么关系,人累出病,看你以后怎么办!”但娘不想让自己的孩子穿戴得不整齐、不干净。安排娘的后事时,在村里遇到娘很多人,都给我提到娘冬天砸冰洗衣的事情。玉琴姨感叹着说,天那么冷、冰那么厚,你娘把罪受扎咧!

我清楚记得娘时常让我到村卫生所买药的情形,娘经常边吃剩饭边吃剩馍,饭做好了,娘也吃饱了,别人吃饭,她便去干活。娘常说她胃酸,让我到村卫生所买胃舒平;后来又添偏头疼的毛病,让我去买止痛片;再后来,有许多药,娘都能说出药名让我去买,自己为省钱和时间很少去卫生所看病。

2008年那场大雪,使母亲遭了大难,血压高没有及时吃药,一跤跌出了脑溢血。在县城做手术后半身不遂,但母亲的脑子一直很清醒。此后十二年,一直是六弟和弟媳妇在家专门照顾爹和娘。

让我惊奇的是,爹去世后,娘竟不曾问父亲到哪儿去了,我们的原则是不主动提,如娘问及,我们便如实回答,但娘到去世一直没有问过爹的事。对于爹的去世,娘到底知道不知道,成了永远的谜。对于爹娘,无论如何,我们都已尽力了。

三弟在十多年前曾说,一定要让老人活过八十岁,爹终于87岁,娘终于83岁,我们完成了预期的约定。

老娘无女

◎唐天会

老娘是位地道的农村妇女,上世纪50年代末嫁给身为教师的父亲,没有多少文化的她很知足。老娘还有个手艺,她做的臊子面永远像老父亲夸的那样“香醇四面春风,剔透八方玲珑”。十里八乡的人都要请她过去“现场指导”,老娘很风光。然而,老娘有一桩心愿始终未了,就是想有个女儿。大我12岁的哥哥在最困难的时期降生,老娘白天农业社挣工分,晚上回到家还要操持家务,那时候老娘想,能有个女儿帮她该有多好。

我呱呱坠地那天,赶上丰收年的腊月初八,家人高兴,但老娘想要个女儿的希望也彻底破灭了,我这个“老生胎”又是儿子。老娘常把我搂在怀里端详半天,“你咋不是个女娃娃?”年幼的我会理直气壮地对老娘说:“我给你当女子!”

老娘穿针引线为我缝制些花花绿绿的衣裳,还给我扎了两个小辫子。我也爱将针线筐箩翻开,蛮像样地学老娘做针线,却把一只袜子连口带尖缝在一起,老娘笑出了眼泪,一把将我揽在怀里:“看我娃能得。”

老娘最羡慕有女儿的人家。隔壁的大婶女儿回来,提的大包小包,老娘串门去时,大婶将女儿买的条绒鞋棉袜、水纱短袖新帕帕给老娘看。“有女儿真好。”老娘笑着出了门。

赶集会,老娘把花白的头发捋上几把,拿上爹给的盘缠凑热闹,看见别人家女子给她嫌买油糕、端醪糟,老娘便走到一边偷偷抹泪,其实兜里的盘缠能买几箩筐油糕,但老娘觉得,女儿买的油糕甜香,大概这就是老娘的心病吧。

电话里老娘将心中的不快一股脑儿倒给我,我悉心劝慰。回家看望老娘时,我特意买上她爱吃的猪蹄,又买了一双皮鞋。老娘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一边津津有味吃着嫩软油香的猪蹄,一边把脚上的皮鞋瞧了又瞧,“还是我娃孝顺娘。”成家之后,我也常回去看望老娘,每次临走,老娘总要将我送到村口,“有你们这孝顺儿子,娘知足了。”走出老远,还能看见老娘脸上满足的笑容。

没有女儿的埋怨后来再没听老娘提起过……

本版投稿邮箱:
bjrbwxzksw@163.com



母爱是一条源源不断的河流,穿过崇山峻岭,穿越岁月阻隔,一路流淌,奔腾不息。

已到中年的我,就亲口把两个人叫过“妈”:一个是生我养我的母亲,另一个就是我的婆婆。正是这两个妈,汇聚成了我烟火人生的母爱之河。

我是家中老小,是母亲为了成全父亲再生一个儿子的心愿,望眼欲穿等来的第四个“丫头片子”,却在那个缺吃少穿的时代,把我养成了全村有名的“胖娃娃”,以至于“减肥”成了伴我一生的功课。姐姐们告诉我,我都长到三岁了,每天一见到母亲下工回来,还一头撞到母亲怀里扯不下来。母亲也知道,一贫如洗的家里再也没有比自己的乳汁更好的营

母亲的手

◎付建华

年,无论是手拉手牵着我走,还是在我受委屈时为我抹泪、擦鼻涕,这双手都曾给我带来了无尽的温暖和安全感。

那年父亲病重,我和母亲一起陪父亲去广州看病。父亲久卧病榻,脾气已不如初,时不时烦躁不安,原来和蔼可亲的面容已被深深的疲倦和病容取代。我和妹妹平时都忙,只留母亲一人在家照顾父亲。从宝鸡出发后,母亲一路上握着父亲的手。坐得久了,父亲烦躁不安时,母亲就轻轻抚摸父亲的手背,父亲的情绪果然能平缓下来。临近广州,飞机遇到强气流,机身剧烈颠簸。母亲攥紧了父亲的手,悄声安抚着父亲。我伸出一只手臂护在父母胸前,另一只手搭在他们手背上,我要像小时候他们保护我一样去保护他们。

当我再次握着母亲的手时,心里不由一怔。母亲的手依然温暖,但已经变得枯瘦、干涩,似乎除了温

度,血肉已被岁月榨取得所剩无几。我们平时的劳碌,是为了让自己和家人幸福。而身边最亲近的人,在我们身旁不知不觉地老去、生病时,我们却浑然不觉。他们的头发渐渐变白了,背变得佝偻了,身体变得不如以前灵活了,手脚变得笨拙了。渐渐地,记忆里曾经意气风发的他们,变成了模糊的影像和老照片。我学着母亲的样子,轻轻抚摸着他们的手,哑着嗓子安慰道:“放心吧,飞机遇到气流很正常。”

去年突发新冠肺炎疫情,母亲得知我要去发热门诊一线,就让我爱人和孩子回我的小家居家隔离,她自己则留在离我单位不远的屋子隔离,理由是我工作结束后,第一时间能给我做手擀面。我本想让她们一起去小家隔离,但我知道母亲决定的事,很少能改动,就再没劝她。

记得那天出门时,天气很冷。母亲平静地叮嘱我回来时提前给

她打电话,她擀好面等我。刚在厨房和完面的手,却不停在衣襟上来回地搓,我一眼就瞧出母亲是故作镇静。下楼后,我无意间回过头,看到母亲在窗户后面一直注视着我。我轻松地挥了挥手,示意让她放心,我没问题。挥完手,转过头,泪滴落在脚下的砖缝里。

隔离期结束后,新的同事接替了我的工作。母亲在电话里已经得知我要回家的消息,早就在家擀好了面等我。回到家,刚洗完澡出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面就映入眼帘。我伸出手接对面时,却发现母亲干涩的手和瘦弱的肩膀在微微颤抖。我像小时候她哄我一样,握住了她的手,拍了拍她的肩膀,告诉她我很好。回过头,却看见碗里摆得像小山一样的鸡蛋,嘴巴张开还没吃,眼泪就落在碗里。

等吃完这碗面,我就牵着母亲的手,带她去买椅子。一把铝合金边框、红色人造革面的皮椅子。

青衣

◎李新娟

在我年少时,小镇的戏楼上有几个班子。因我家离戏楼仅有一墙之隔,顽皮的我时常会爬上戏楼看热闹,慢慢地我就和他们熟了起来。其中有位女子生得美,是戏班里的台柱子,主唱青衣,时间长了,大伙就以“青衣”取代了她的名字。

青衣幼年丧父,寡母拉扯着三个孩子艰难度日。在青衣十岁时,母亲让她退了学,从小喜欢读书的她虽不情愿,可也无奈,只好哭着答应了母亲。一次,青衣和戏班班主偶然相遇。班主见她眉清目秀,身段不错,天生一副好嗓子,颇为惊叹,直夸青衣是一块唱戏的璞玉,可雕可琢,这匹奔跑在田野上的千里马终于遇见了伯乐!班主去她家中说服其母,并收她为关门弟子,那时她才刚满13岁。戏班破了规矩,给她免了学费,每个月只要交点口粮就行。

戏楼宽敞的前台是他们练功之地,后台几间简陋的屋子稍作收拾便是宿舍,男女几十人分开以麦草铺地而睡。夏天受蚊虫叮咬之苦,漫长的冬日也有一蜂窝煤炉子在宿舍间轮换取暖,他们的手脚经常被冻裂。于戏楼一角支起一口锅,再配置一些简单的灶具算是厨房了,每天伙食简单到仅可果腹而已。

他们每天要练习拉筋踢腿、劈叉下腰等基本功,稍有差地便会挨

训,如若偷懒自然处罚也会加倍。班主肤色黝黑,不苟言笑,对人严苛到不近人情的地步,大伙都很惧怕他,背地里叫他“包无情”。有次排练时,青衣走神分心,偏了调,错了词,班主一顿训斥,举起手中的马鞭就打,疼得她眼泪直流却不敢哭出声来。

几年以后,戏班子在此扎稳了脚跟,演出不断,就正式命名为百花秦腔剧团,青衣也成了当地的名演。她常感怀师恩,感谢苦难,正是师傅的严厉与生活的磨难,给了她无尽的力量,也成就了她的今天。

青衣手中有个小本子,时常不离身,里面密密麻麻地抄着生字,记有词意,还有一些唱腔要点及戏曲知识等,我把它称之为“青衣宝典”。她很好学,常常问我字词的拼音和含义,我也乐意讲与她听。我见她痴迷于戏曲,干脆就把字典送与她。她喜极而泣,还以烤红薯回赠我。

走了月亮来了太阳,日月尚且知劳作与休息,可青衣却不知疲倦日夜苦练。每天天不亮,我都会被熟悉地“啾、呀”之声叫醒,那是青衣在练习吊嗓。受她影响,我不再是母亲眼里那个贪玩不爱学习的孩子了。每次家里做了好吃的,母亲总会让我叫她,父亲回家买回的水果,我也不忘给她带些。

《游西湖》中李慧娘吹火的绝技青衣最为拿手,她不但能吹出各种形状,而且能吹出许多口。每次演出掌声不绝,曾引得十里八村的人都赶来观看,我们一众调皮娃娃很是好奇,爬上戏台个个瞪大眼睛,却看不出其中的名堂。后来青衣偷偷地告诉我,那是她口中含有松香包,用气吹动时,包中的粉末会飞向火把燃烧而腾起火焰。这看似简单,要练好却绝非易事,谁知她人前的风光饱含了多少辛酸的泪水!

班主年岁已高,逐渐将剧团交由青衣打理。就在这时,有人给青衣说了一门亲事,男方送来一大笔礼金。她的母亲赶紧跑到剧团告诉她,嘴里不停地夸男方家底殷实,过门不愁吃穿,但青衣在剧团已有心爱之人,她对此婚事不为所动。

趁剧团休假期时,青衣悄悄回来收拾东西。她端坐镜前,描眉画眼,施粉染唇,认真化了一番妆后,又缓慢穿上心爱的演出服,独自在空旷的戏楼上舞起来。她身姿摇曳,长长的水袖收放自如。台下没有一个观众,这是她一个人的清欢!

青衣给家里留下她的全部积蓄,一个人走了,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

这些年来,只要想起青衣,我不禁潸然泪下!

